

文

山

集

文

山

集

重刻文山先生文集序

吉安舊刻文山先生文集簡帙龐雜篇句脫誤歲久漫漶
幾不可讀中丞德安何公遷來撫江右既出素所養者布
之教令復表章列郡先哲以風厲士人會郡守浦江張公
元諭始至即舉屬之張公手自編緝釐剔訛出羨帑選
良梓刻將半致中丞之命於洪先倅序所以校刻之意嘗
觀孟子論北宮黝孟施舍之養勇而有感焉彼其不挫與
無懼者若詛盟而要結之終其身不可解也夫二子憑氣
者也猶有爲之所者以主於中矧其進於是者耶洪先於
是反覆先生之事取證其詩與書因得其平生之詳而論

之始先生弱冠及第憂歸四年授京兆幕而邊遽起董奄
力主和議首應詔數其罪乞斬之以安社稷且自罷免既
改洪州復自罷尋用故事以館職召進刑部郎而董奄復
用又上疏求罷自知瑞州轉江西提刑爲臺臣論罷後兼
學士爲福建提刑即又連論罷如江西已而權學士院草
制忤賈似道嗾臺臣劾之罷其少監及除湖南運判又論
罷之遂引錢若水例致仕去當是時年纔三十七耳當其
甫入朝著非有兵革艱大之委而國事冗屬又無臺諫糾
刺之權其言與否宜未有些及者乃不能一日稍待何哉
人之遭蹉跎者往往回顧而改步三已不愠古人難之今

罷而仕仕而復罷經歷摧創至于六七志愈堅氣愈烈曾
一不以自悔此其中必有爲之所者矣且自始進而遽早
休當盛年而甘退處目爲猖狂而不辭置之危地而不改
彼非異人之情也亦曰爲世道計吾之心未能已也與吾
相持而不使其直遂者勢也吾屈勢而違心耶亦求以自
盡耶是故事寧無成不敢隱忍以諱言言寧不用不能觀
望以全身身寧終廢不欲玩愒以充位其必爲此不爲彼
決絕審固於死生之間秋毫無所皇惑是先生之平生也
今觀其文辭矯乎如雲鴻之出風塵汎乎如渚鷗之忘機
械凜乎如匣劔之蘊鋒芒至於陳告敷宣肝膽畢露旁引

廣喻曲盡事情則又沛乎如長江大河百折東下莫有當其騰迅者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偶得之者哉及其灑泣入衛捐家餉軍流離顛頓出萬死一生以圖興復力既不支猶以拘囚之餘從容燕市收三百年養士之功跡愈久而聲光不滅使天下後世曉然知有人臣之義莫不以爲處死之難古今未若是烈者不知其屢罷而不悔爲之者誠豫也使幸而不值其變則處死者人必不聞不幸而聞於人人且歎其難矣或擬之憑氣而莫能原其所以爲心使先生平生所養卒不暴白於天下後世是尚爲知論世矣乎夫不幸非人所常值也值其幸而能自盡則亦何至於

屢罷夫惟求自盡而不免屢罷則知決絕審固於死生之間蓋有大不得已而非先生所願明矣非所願而必豫爲之所逆知其不免而未嘗少動古之知所養者蓋如此有世道之責者其思有以豫待之哉洪先生先生之鄉想慕其平生設以身處而深有感於養氣之說因序集而并著之嗚呼使人人皆知所養不徒仰嘆先生之難將於世道必重有賴二公風厲之意至是效矣

嘉靖三十九年庚申二月望後學吉水羅洪先頓首謹書

重刻宋丞相文山先生集序
夫文章忠節兩者並稱不朽
然而未有能盡二者蓋初人
炫華或浮誇而鮮操烈士殉
義多直鼓而寡文所從來矣
有如文山先生蓋天植其性

天縱其才異哉參兩儀而並
峙超古今而獨存者乎先生
始奉大對受知穆陵生乎學
術已露稷卨而抗疏于奸
閹忤旨于悍相仕則三已出
乃一麾考槃于鄉若終身也

及乎虜騎長驅羽書絕援吳
山有立馬之驕義士無膽烏
之憤而先生乃矢志勤王願
以身殉義毅動衆豪傑景從
庶幾枕戈而掃逆寇擊楫以
清中原報國一心有死無二

矣詎謂勢多掣肘謀鮮協心
銜禽羶庭旋就羈繫不其悲
乎然猶奮辭以折名王五色
以詈逆黨司農之笏可擊常
山之石寧斷倭黠虜失色壯
久增氣凜乎不可奪焉至乃

近脫虎口遠涉鯨波奉兩孱
王于嶺海之間出萬死計以
圖恢復之舉陰阻艱難間閼
困折先王實備嘗之而功墮
于不可為之時志委于無所
用之地卒以伏鎖燕都含憤

長逝天之不祚公乎何尤余
蓋嘗覽究先生之始終其生
也丁邦家桎梏之時其仕也
值皇輦傾覆之會其見執也
久在幽囚縲絏之中可謂逢
時不辰心焉多疾者矣而試

讀其文則氣雍容而不迫詞
詳委而有條感時憂事之懷
流自胸臆忠君愛國之慮時
露筆端以互述懷于顛沛之
餘贊語于賈純之候而猶復
流騷辨之餘音中孔孟之雅

肯自非先生之神閒氣定孰
能歷夷險而若一際死生而
不貳者哉信矣夫天植之深
天縱之厚不朽之名于是乎
垂之矣昔軻氏謂聞孤竹之
風者可以廉頑立懦余亦謂

聞信國之風者足以厲孝激

忠誦其文論其世千載而下

必有興起焉者是集舊刻于

江右而燕邱乃先生初宇所

在不可無刻以傳鄉之薦紳

咸議捐俸鐫板流布余得從

事以相其役遂臻厥終因列
敘于左用示同志俾後之人
其永覽焉 告

萬曆庚子九月之吉

賜進士第光祿大夫柱國太子

太保刑部尚書前總督宣大